

故鄉、母校

當我們回到故鄉，不只是思念故鄉，更是思念童年往事；當我們回到母校，不只是懷念母校，更是懷念青春歲月。

◎莊順發

我出生於彰化縣南端的一個農業小鎮—二林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那兒有三多—風沙多、流氓多、酒家多。二林舊稱「儒林」，有文風鼎盛、地靈人傑之意。不管別人認知如何？那兒是我整個童年及青少年的記憶所在。王維雜詩：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，來日綺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」王維所思念的豈只是寒梅開花與否？其實他真正思念的是故鄉的人、事、物及童年的微風往事。

對於二林，我總有著一份深厚的情感，那裡有令人垂涎三尺的地方小吃，如蚵仔煎、素食麵、肉圓和赤牛麵；還有那香氣濃郁的金香葡萄；更有看著我們長大成人的親朋好友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「赤牛麵」店名的由來，外地人到二林菜市場看到「赤牛麵」的招牌，都會以為是賣牛肉麵，但世居二林地區的人都知道赤牛麵不是添加牛肉，而是用豬肉當佐料。老闆廖學林先生為了感念先祖父的創業維艱，及為了緬懷其努力成果，所以用祖父的綽號「赤牛」作為店名，以資紀念。

猶記有一次，我提議要從臺南開車回故鄉二林吃「赤牛麵」，老婆意興闌珊，但小妹卻興致勃勃，我們來回開了二百多公里回二林吃「赤牛麵」、點了些小菜，滿足了口腹之欲後，



帶著快樂、愉悅的心情回臺南。對於我和小妹而言，那碗麵有著童年的印記，吃著那碗麵，兒時的回憶伴著麵香縈繞腦海，久久不散。而我老婆是雲林人，她吃那碗「赤牛麵」後評論說：「味道不過如此而已！」唯我和小妹當下吃那碗麵時，我們的內心深處是在咀嚼已然消散的前塵往事、青澀時光。麵店的老闆曾經提到，有個同鄉遠從花蓮回來，只為了吃一碗「赤牛麵」，更有甚者是另外一位遠嫁香港的同鄉，專程搭機回臺灣，再轉車到二林吃麵。當然，之所以會有如此動力，不僅止於那碗小小湯麵，而是源於故鄉的深厚情感。

關於二林地區，有一個傳統說法，是指二林四鄉鎮（包括二林、大城、芳苑、竹塘），對於同屬這四鄉鎮的人總會特別關注、特別有感情！例如：歌星陳雷是大城鄉人，聽他唱歌總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；看到電視中「保力

達B」的廣告，描寫芳苑鄉的王功辛勤「養蠅人」的點點滴滴，想到他們辛苦的模样和刻苦耐勞的精神，總令我感動不已、敬佩萬分！另外，名聞全省的「三好米」的產地是在雲林的西螺鎮、二崙鄉和彰化的竹塘鄉，它們位於濁水溪沿岸兩旁，土壤肥沃，種植出來的稻米特別香甜好吃，廣受消費大眾的喜愛，每次在媒體看到「三好米」的廣告倍感親切。以前曾經拜讀過二林小說家洪醒去的大作—散戲，二十年後再讀，仍然有股莫名的悸動。偶然從報上獲悉國中同屆洪碧雀同學在臺南當法官的消息，亦是與有榮焉。

屈原的哀郢中云「鳥飛返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。」而鮭魚靠著兒時嗅覺記憶，溯江而上，經過湍流亂石，致使遍體鱗傷，甚至犧牲性命在所不惜，千辛萬苦只為了在原鄉產卵，使生命綿延不絕。生物如此，人又何嘗不是呢？王粲的「登樓賦」曾這樣敘述：「鍾儀幽而楚奏兮，莊舄顯而越吟。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！」。所以，無論人經歷空間的轉換、時間的流逝、境遇的變遷，對於故鄉千絲萬縷的思念情懷，何曾改變？

然而，每個人在家鄉漸漸長大，或許會因求學或就業的關係，往往造就人生當中的另一個故鄉，這是生命中的奇妙旅程。住過臺灣各大城市，臺南應算是我的第二個故鄉，在過去四十年的歲月裡有一半時光，居住在古都府城，畢業於「成大醫學院生理研究所」，而三個兒

子皆誕生於「成大醫院」，成為道道地地的「府城人」。老婆也在臺南就業，我們在古都置產、納稅，全家人的生活圈都在大臺南地區。武廟、天后宮是我們的信仰中心；七股的潟湖、臺江的四草湖是我們賞鳥的好去處；孔廟、安平古堡、億載金城是孩子撰寫作業報告必須造訪的景點；廖家火雞肉飯、周氏蝦捲、阿朝羊肉等也常是我們假日用餐的好據點。另我有三位出生於臺南的同班同學，退伍之後，他們都去臺北奮鬥事業，不約而同皆於臺北縣市開業，前些日子在臺北跟他們閒聊，他們問我將來「開業行醫」會選在那個城市呢？當下我心中有個肯定的答案，就是臺南。短期內彼此居住的地點不會異動，漸漸地他們更像臺北人；然而，慢慢地我也融入大臺南的生活圈。

在我學生時代正是「校園民歌」流行潮，無論在寢室、教室、操場及體育館到處可見有人抱著吉他唱「如果」、「橄欖樹」、「歸人沙城」及「廟會」，當然我們也不例外。有一次上課之前，班上同學正興高采烈唱著：「如果你是朝露，我願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雲，我願是……」歌曲唱到一半，國文老師進門來，就評論我們不是唱歌而是唸歌，於是班上調皮的同學，當下就請教老師唱什麼歌才叫唱歌？老師以宏亮的聲音告訴我們：「鍾山春、高山青」。接著全班同學起鬨請老師高歌一曲，老師也不吝嗇地唱起「鍾山春」，歌聲迴腸蕩氣充滿整個教室，唱完後，班上的同學報以熱烈

的掌聲又「安可」不斷，此時老師陶醉忘我，再拉起高亢聲音接唱高山青，全班同學附和著：「高山青．．．澗水藍．．．」，唱完時，似覺老師仍意猶未盡，那悠悠情懷是當時的我難以體會的。直到為人師表，在一次謝師宴當中，同學熱心幫我點了一首他們所謂的「國歌」要給我唱，當初的我真以為是國歌，內心開始默背國歌歌詞「三民主義．．．吾黨所宗．．．」，但當音樂聲響起，我知道那首歌是劉德華的「忘情水」，但悲哀的是，我一句也唱不出來，當下的我才深深體會老師在當年唱「高山青」、「鍾山春」對他的意義，好不好聽已不是重點，而是他在唱「高山青」、「鍾山春」時，是神馳於過去摟著女朋友翩翩起舞的時光；沉浸於過去深刻記憶匣子，當時的我們怎能體會？如今我才領悟到他所陶醉著迷的是過往心靈深處的回憶。猶如「望春風」、「雨夜花」之於祖父、祖母；民歌之於我們；「忘情水」、「吻別」之於我的學生；周杰倫的「青花瓷」、蔡依林的「舞孃」之於新世代，它的道理是一樣的。

在一生當中最值得珍惜、懷念的應是高中及大學求學的時期，高中準備聯考的時光雖令人難以忘懷，但大學的生活更令人魂牽夢縈。人生相逢自是有緣，來自不同的縣市、不同的高中，考上相同的科系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聚集一堂，為未來的人生及事業做準備，是多麼美好的事！

大學有三種生活（課業似主餐，社團像水

果，戀愛如宵夜。）在醫學院科系中，大多數的同學都是以自己所學的專長作為一生的志業，繁重的課業常令人喘不過氣來，因此也特別刻骨銘心，其中令人心驚膽跳是「跑檯」或稱「跑考」和「實際操作考」，這兩項考試都要在很短時間內完成艱深的答案，不論是實物（如藥材或大體）或顯微鏡下的「寄生蟲」或「病理組織切片」，都令同學們直冒冷汗。其中「大體實驗」更讓醫學生第一次深刻感受成為醫師的重大責任，我們何德何能有此機會全然接受「大體老師」無言的身教呢？記得曾經有位「大體老師」生前罹患重病，在簽下捐贈大體同意書，給予醫學院學生作為解剖的研究時，他曾說過一句感人肺腑的名言：「寧願你們在我身上劃錯千刀萬刀，不願你們在實際臨床劃錯一刀！」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，更讓走過醫學教育的學生畢生難忘。

無論功課研討或社團參與過程當中，有時男女同學會擦出愛的火花，「校園情侶」或「班對」悄悄產生。年輕人敢瘋狂愛和恨，所以青少年時期的愛情有如「癌症」，沒發現時，恰似無事一般，當愛苗點燃時，往往一發不可收拾。其實，感情是兩人內在的心靈交流，在大學當時，卻常常成為同學、室友的團體遊戲；班上的八卦，往往勝過國內外的頭條新聞，更能引起同學的注意。然而事與願違，造化弄人，猶如「羅馬假期」劇中男女主角的結局，情投意合的戀人不能結為連理，但無論如何，這是

唯一且不可取代的。假如在感情路上，成就姻緣，是完美的結局，將擁有未來人生旅途的伴侶；反之，相識無緣，是遺憾的結果，只能擁有無盡的回憶。此外，大學的生活也有其輕鬆、浪漫、愜意的一面，在斗室內品茗談心，把人生的理想和抱負分享於志趣相投的摯友，大夥席地而坐，笑聲朗朗，促膝秉燭夜談，高談闊論話人生，這種快樂時光，常常令人流連忘返。

對於離校多年的「三、四、五年級生」而言，過去高中、大學的生活，一切都只是回憶，人生往往只能回顧，不能回頭；只能回頭看，不能再回頭。是該傷心流淚？還是飲酒乾杯？傷心流淚會憔悴；乾杯會醉，還是把它留在記憶裡慢慢去回味。無論如何，在高中、大學這段日子裡，充滿了酸、甜、苦、辣的回憶，年老之時，溫一壺濁酒話當年，應該慶幸自己擁有個無怨的青春。所以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說：「人生值得懷念、回憶的事，不是往後中年飛黃騰達的高峰期，而是三十三歲之前青壯年求學、扎根、奠定基礎的青春歲月之成長期。」

畢業後十年，同學相約到母校，將近午夜一點開車到校門口，各自停好車，慢慢往校園走去，宛如「魂斷藍橋」片中的男主角，走在橋上追尋昔日女友的倩影一般，同學們邊走邊回憶著從前在校園的時光種種，或坐、或臥、或跑、或跳、或高歌一曲、或仰天大笑。走過以前的操場、圖書館、宿舍，撫摸當時曾坐過的椅子，此情此景猶如李白「春夜宴桃李園序」

的場景，亦如王羲之「蘭亭集序」的描述，往日已飛逝時光似乎再躍於眼前，大夥嬉笑怒罵、互相調侃、揶揄彼此過去的糗事、趣事，不知不覺已凌晨四點多了，大家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走出校園，竟有兩位同學抱頭痛哭流涕，此時此刻，我的腦海閃過崔護「題都城南莊」的名詩：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一切景物依舊，人去樓空，一代新人換舊人，頗有物是人非之感嘆！更讓我想起陳子昂的詩句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」我故作鎮定安慰那兩位同學：「不要哭了！不要哭了！明天還要上班。」回到車上，慢慢駛向回家的旅程，當車內音樂響起木匠兄妹的「昨日重現（Yesterday once more）」歌聲時，不知不覺自己的眼眶竟含著淚水，感慨自己不如他們那般地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，心中不由得遙想著往日那段年少輕狂的歲月……。

